

中国花鸟画与气韵生动之谈

刘凯明

宝鸡文理学院，陕西宝鸡，721000；

摘要：“气韵生动”作为谢赫“六法”之首，是中国绘画美学的核心命题。本文聚焦工笔花鸟画，从诗意图境营造、笔墨线条表现、色彩运用法则三个维度，深入剖析其实现“气韵生动”的内在机制与审美路径。研究揭示：传统工笔花鸟画依托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与精微的程式化语言，在诗意图境上追求“寓兴”与“格物”的统一；笔墨以“骨法用笔”构建物象生机与内在韵律；色彩恪守“随类赋彩”而兼具装饰性与象征性，共同指向超越形似的生命精神。现代工笔花鸟画则在继承这一民族审美内核的基础上，积极融汇多元视觉经验，拓展了诗意图境表达的广度、笔墨表现的张力与色彩语言的丰富性，使“气韵生动”这一绘画准则在当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工笔花鸟画以其对“气韵生动”的持续探索与诠释，成为理解中国艺术精神与民族审美特质的典范。

关键词：工笔花鸟画；气韵生动；民族审美；诗意图境；笔墨；色彩

DOI: 10.64216/3080-1516.26.02.092

“气韵生动”自南齐谢赫在《古画品录》中提出，便成为中国绘画品评的最高准则，意指艺术作品应超越形似，传达出对象内在的生命气息与精神韵律，并形成一种生机盎然、神采飞扬的整体艺术感染力。工笔花鸟画作为中国绘画的重要门类，以其精勾细染、形神兼备的特质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，对“气韵生动”这一美学理想进行了丰富而深刻的实践。本文旨在从诗意图境、笔墨线条、色彩运用三个关键艺术语言层面，结合传统经典与现代创新案例，深入探讨工笔花鸟画如何实现并诠释“气韵生动”，揭示其背后深厚的民族审美智慧。

1 花鸟画中的诗情

“寓兴”传统与象征意蕴，“气韵”之“韵”，常与诗情相通。工笔花鸟画绝非对自然物象的简单摹写，而是画家心灵与自然对话的结晶，是诗意图境的视觉化呈现。中国传统工笔花鸟深受儒家“比德”思想和文人“寓兴”传统影响。宋徽宗赵佶的《芙蓉锦鸡图》中，锦鸡立于盛开的芙蓉之上，不仅描绘了禽鸟的华美与花卉的娇艳，更借锦鸡“五德”（文、武、勇、仁、信），芙蓉谐音“富荣”，画面传达出富贵吉祥的寓意与对君主德行的期许，赋予物象超越其生物属性的精神内涵，此即“气韵”中“神”的体现。



图1 《芙蓉锦鸡图》

“格物致知”与生命观照：宋代院体画将“格物”精神推向极致。林椿的《果熟来禽图》（图2）对果实、枝叶、小鸟的刻画细致入微，近乎科学观察。然而，这种精微并非冷漠的再现，画家捕捉了小鸟欲啄未啄的瞬间动态，叶片虫蚀的自然痕迹，营造出静谧庭院中生机萌动的气息，体现了对自然万物生命律动的深切体察与温情礼赞，这正是“生动”之源。



图2 《果熟来禽图》

虚实相生与意境延展：工笔画的“工”并非满塞。

传统构图讲究“疏可走马，密不透风”，大量留白如南宋诸多折枝小品以及画家马远代表作《寒江独钓图》(图3)为画面注入“空灵”之气，给观者留下无限想象空间。这种“计白当黑”的手法，使有限的形象承载无限的诗意遐想，气韵在虚实之间流转不息。现代画家如江宏伟的作品，常将精细的花鸟置于朦胧虚幻的背景中，强化了时空的静谧感与诗意的朦胧美，是对传统虚实观的当代演绎。诗意境的营造，使工笔花鸟画超越了视觉愉悦，升华为对宇宙生命精神的感悟与咏叹，构成了“气韵生动”的灵魂所在。



图3 《寒江独钓图》

2 笔墨：骨法用笔与画面的韵律

线条的“骨气”与“韵律”：工笔线条（尤其是勾勒）要求精准、有力、富有弹性与节奏感。如宋代崔白的《双喜图》，勾勒枯枝、竹叶、兔毛、鸟羽的线条，或劲健顿挫，或流畅婉转，或细密绵长，不仅精确界定形廓，其本身的变化就蕴含着物象的质感、生长态势与内在的生命张力。线条的起承转合、轻重缓急，如同音乐的旋律，直接构成了画面内在的“气”之运行轨迹。



图3 《双喜图》

“丝毛”与“勾勒”中的生机：对禽鸟羽毛、动物皮毛的精细表现（“丝毛”）是工笔绝技。于非闇画鸽子，以极细而富有弹性的线条，依据羽毛生长结构和光影向背，层层叠加，丝丝入扣，将鸽子蓬松、光滑、温润的羽毛质感表现得栩栩如生，仿佛能感受到其体温与呼吸。这种精微刻画非为炫技，而是为了捕捉和传达生

命的精微律动，是“生动”的极致体现。

现代笔墨的拓展与表现力：现代工笔在继承传统线描精髓的同时，大胆探索何家英的人物画（图4）虽非花鸟，但其线条的精准与表现力对花鸟亦有启发。一些画家尝试弱化传统铁线描的绝对主导地位，融入书写性更强的笔意，或结合肌理制作（如揉纸、拓印），使线条语言更加丰富多元，增强了画面的节奏感和视觉张力，为表达当代情感和审美体验开辟了新路，丰富了“气韵”传递的笔墨载体。笔墨线条作为中国画独特的造型语言和审美对象，其质量直接关系到画面物象的生命感和整体气韵的贯通流畅。它是“气”得以运行、“韵”得以生发的物质基础。



图4 《秋冥》

3 色彩：随类赋彩与主观情感的结合

“随类赋彩”与装饰和谐：色彩在工笔花鸟画中不仅是装饰，更是营造意境、表达情感、强化气韵的重要手段。其运用法则深深植根于民族审美心理。“随类”并非绝对写实，而是对物象色彩进行归纳、提炼，并服从于画面整体的装饰性与和谐美感。传统工笔（尤其是院体画和民间绘画）常采用高度程式化、理想化的色彩。宋代佚名《碧桃图》，粉红碧桃花与翠绿叶片的搭配，鲜艳明丽，对比强烈却高度和谐，充满蓬勃的春意和欣欣向荣的生命感，其色彩组合本身就散发着浓郁的“韵味”。



图5 《碧桃图》

“三矾九染”与气韵积淀：工笔画独特的“三矾九染”技法（多次渲染，间以胶矾水固色），使色彩层层

叠加，呈现出厚重、润泽、通透的视觉效果。这种制作过程本身，就如同气息的层层积淀。陈之佛的工笔花鸟，色彩清丽典雅，薄中见厚，淡而有韵，画面笼罩在一种宁静、含蓄、温润如玉的氛围中，这种独特的色彩气质是其“气韵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主观意象与象征性色彩的运用：色彩常被赋予象征意义和主观情感。于非闇喜用浓丽的石青、石绿、朱砂，画面富丽堂皇，充满京华气象和蓬勃生命力。而现代画家如蒋采萍的代表作品（图6），则擅长运用高雅的灰色调和矿物色的独特质感，营造出沉静、内敛、充满东方哲思的意境。色彩的象征性与主观化运用，是画家内在情思与物象精神交融的结果，直接服务于画面整体“气韵”的营造。



图6《蓝荷》

现代色彩观念的融合：当代工笔画家广泛吸收西方色彩学、日本画以及现代设计理念。如运用撞水、撞粉产生自然肌理，使用更多样的矿物色、高温结晶颜料，探索色彩的抽象构成、光影氛围等。这些探索打破了传统“随类”的部分束缚，极大地拓展了色彩的表现力和情感容量，使工笔花鸟画的“气韵”呈现出更加多元、现代的视觉面貌。色彩在工笔花鸟画中，既是物象的华衣，更是情感的载体和意境营造的催化剂，其运用法则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、含蓄、富有象征意味的审美理想，是“气韵生动”不可或缺的视觉要素。

4 结论

本文从诗意图境、笔墨线条、色彩运用三个核心维度，系统剖析了工笔花鸟画实现“气韵生动”这一最高美学准则的内在机制与审美路径。研究表明，“气韵生动”在工笔花鸟画中并非虚无缥缈的概念，而是通过一套精深而协调的艺术语言体系得以具象化。

首先，工笔花鸟画通过诗意的寓兴传统、格物精神

与虚实相生的构图，将自然物象升华为承载生命感悟与哲学思考的意境，为“气韵”注入了灵魂。其次，它以骨法用笔为根基，通过富有生命律动的线条和精微的丝毛技法，构建了物象的生机与内在韵律，使“气”得以运行，“生动”得以呈现。再次，其色彩体系遵循“随类赋彩”的法则，兼具装饰和谐与主观象征，并通过“三矾九染”的积淀过程，形成了丰富而含蓄的色彩气韵。尤为重要的是，工笔花鸟画的“气韵生动”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。传统与现代并非割裂，而是继承与拓展的关系。现代工笔花鸟画在坚守民族审美内核的前提下，积极融汇中西视觉经验，在诗意图表达的广度、笔墨语言的张力以及色彩体系的丰富性上均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，从而赋予了这一古老准则以鲜明的时代气息与新的生命力。

综上所述，工笔花鸟画对“气韵生动”的千年探索与实践，完美诠释了中国艺术超越形似、直抵神韵的核心精神，成为我们理解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与民族独特审美特质的一个典范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谢赫.《古画品录》.南京：江苏美术出版社，2007.
- [2] 俞剑华（编著）.《中国画论选读》.北京：人民美术出版社，2005.
- [3] 于非闇.《中国画颜色的研究》.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3.
- [4] 徐复观.《中国艺术精神》.沈阳：辽宁人民出版社，2019.
- [5] 邓白.《中国画论初探》.上海：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，2018.
- [6] 莫小不.《从“格物”到“寓兴”——论两宋工笔花鸟画的审美嬗变》.《新美术》，2018(05):45-52.
- [7] 杭春晓.《中国工笔花鸟画术》.合肥：安徽美术出版社，2019.
- [8] 蒋采萍.《中国画材料应用技法》.上海：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，2011.
- [9] 杨仁恺（主编）.《中国书画》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.
- [10] 《“骨法用笔”与工笔画线条韵律研究》.《美术大观》，2022(03):78-80.
- [11] 孔六庆.《中国画艺术专史·花鸟卷》——南昌：江西美术出版社，2008.